女法医系列之八

玩骨头的女人

(美)凯西·莱克斯 著 晏向阳 译

Break No Bones

Kathy Reich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玩骨头的女人

Break No Bones

(美) 凯西·莱克斯 著

晏向阳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骨头的女人 /（美）莱克斯著；晏向阳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33-0410-8

Ⅰ. ①玩… Ⅱ. ①莱… ②晏…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0417号

Break No Bones
By Kathy Reich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Temperance Brennan, L.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06-9873

午夜文库
谢刚 主持

玩骨头的女人

（美）凯西·莱克斯 著；晏向阳 译

责任编辑：王 欢
特约编辑：缪 莹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1230 1/32
印　　张：13.375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410-8
定　　价：34.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凯西·莱克斯 Kathy Reichs（1950－ ）

凯西·莱克斯出生于芝加哥，在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不仅是全球驰名的畅销书女作家，还是全美刑事人类学协会十五名鉴定合格的法医之一，也是美国法医科学协会的成员，并担任刑事审判的常任专家。此外，她还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担任社会人类学教授，活动足迹遍及美、加及全球疑难案件现场，工作时间平分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和蒙特利尔。

凯西不是铁伊，没有将推理小说发展到“通俗”小说的极限，也不是米涅·沃特丝，在推理的过程中借由案情展现社会问题。对于凯西而言，“女法医唐普兰希·布兰纳系列”是她的专业经验加上她对推理小说的兴趣，而细致铺陈的一套侦探小说作品。这个系列的作品之所以深深吸引人，正是来自于她用专业知识构建了另一种来自科学之神的启发，让已死之人通过“被解剖”而发出求救信息。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身为人类学法医的唐普兰希·布兰纳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和对真相的渴求，超越了代表公权力的警察，一跃成为破案的主角。作者刻意凸显其在真实世界与小说世界中的重叠身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同时体会到亲临解剖现场的震撼和解谜破案的乐趣。

作为美国当今最顶尖的两位法医侦探小说作家，评论界常将凯西·莱克斯和帕特丽夏·康薇尔相提并论。的确，这两位女作家不仅同为畅销排行榜的常客，描写的也同样以女法医为主角，但凯西的小说有些更重要的特质，她善于展现真实的场景，在作品中也不乏以她的专业巨细靡遗地描绘法医工作的细节，而这些我们都很难在康薇尔的小说中见到。

凯西·莱克斯的第一本小说《听，骨头在说话》不但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更荣获一九九七年的“阿瑟·埃利斯”最佳处女作小说奖。而后续的《看，死亡的颜色》、《追，致命的抉择》、《逃，毁灭的航程》、《挖，墓穴的秘密》以及《猜，白骨的阴谋》等，本本均登上畅销排行榜，并成为国际级畅销书。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根据凯西的事迹及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识骨寻踪》（*Bones*）正在全美黄金时段热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凯西·莱克斯 作品年表

2009	206 Bones
2008	Devil Bones
2007	Bones to Ashes
2006	Break No Bones
2006	Bones TV series
2005	Cross Bones
2004	Monday Mourning
2003	Bare Bones
2002	Grave Secrets
2001	Fatal Voyage
2000	Deadly Decisions
1999	Death du Jour
1997	Déjà Dead

1

只要专心做事，就会有惊天动地的意外发现。这事我屡试不爽。

这话或许有点夸张，但现实几乎总是如此，而这次更是比以往出土的任何残砖碎瓦都要令人困惑。

那是五月十八号，考古学系实践教学结束的前一天。我正带着二十个学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叫迪威的沙洲岛上挖掘一个遗址。

在场的还有一个蠢得像水藻一样的记者。

“总共有十六具尸体？”“水藻”激动地掏出一个活页笔记本，脑袋里大概立即冒出同性恋食人狂达默和校园杀手邦迪。“受害人身份确定了吗？”

“坟墓是属于史前人类的。”

“水藻”的眼珠向上一翻，只剩下眼白了。“印第安人的？”

“美洲土著。”

“他们竟然抓我来报道死绝了的印第安人？”看来，这人连最基本的政治觉悟都没有。

“他们指谁？”我冷冷地问。

“《莫尔特里新闻》，东库珀的地方报纸。”

正如《飘》中白瑞德对斯佳丽说的，查尔斯顿充满了人情味，而这种人情味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市中心在阿什利河和库珀河交接包围着的半岛上。鹅卵石铺就的街道、露天的市场，市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内战之前的风情。查尔斯顿人靠这些河流来判断一个人的根基。市区分成“西阿什利”和“东库珀”两部分。后者包括快乐山和三个岛屿：苏利文岛，棕榈岛和迪威岛。估计“水藻”所在的报纸就在这一带发行。

“请问尊姓大名？”我问。

“霍默·温伯恩。”

一看他的将军肚，就知道他是吃快餐长大的，加上他在黄昏中拖着个长长的影子，活脱脱是个霍默·辛普生[①]。

“温伯恩先生，我们这里很忙。”

温伯恩不予理睬：“你们这么做合法吗？”

“我们有许可证。这个岛屿就要开发了，而这一小块地被规划成了宅基地。”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汗水沾住了温伯恩的头发。他掏手帕时，我注意到他领子上爬着个扁虱。

“我是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师。是州政府请我们来做事的。”

---

①美国流行喜剧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主角。普通人辛普森由于一些不可控制的外在力量，被卷入一些通常需要英雄面对的困境而备显滑稽。

前面一句是真的，后面一句就有点夸大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夏洛特市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新大陆考古学的老师在每年五月结束的春季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做一些实地挖掘工作。但今年三月底，这位女士突然宣布她接受了普渡大学的职位。由于一直忙着发简历，她根本就没准备任何实践教学的东西。再见，诸位。没老师。也没场地了。

尽管我现在的专长是法医人类学，而且一天到晚和法医、验尸官打交道，可我当初接受的专业训练可不是研究这些刚死的人的。我的博士学位是研究了无数北美洲古墓里史前人类的白骨得来的。

实践教学课程是人类学系最受欢迎的课程。今年也跟往年一样，报名人数爆满。同事的意外离职让系主任顿时手忙脚乱，他恳请我接过这个烂摊子，学生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好吧，做回我的老本行！到沙滩上休闲两个礼拜！还有额外的薪水！这比送我一辆别克车还痛快嘛！

其实之前我推荐过丹·贾佛。他是一个生物考古学家，也是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法医和验尸行业中的职业对手。因为我曾经为夏洛特市法医部和蒙特利尔的法医研究所出过庭，并常年为这两家机构服务。系主任也联系过他。人选不错，只是时机不对——丹·贾佛去了伊拉克。

来之前我也向贾佛请教了一番，他建议我把迪威当做实习地点的备选项。那儿有一片坟地按规划是要铲除的，而他一直致力于说服那些推土机手们弄清楚这片坟地的价值之后再动手。开发商们当然对此充耳不闻。

我与哥伦比亚市的州考古管理处取得了联系。由于有丹的推荐，他们批准了我的发掘申请，把那些开发商们都气晕了。

于是，我就带着学生来了这里。倒霉的是，在第十三天——再有一天就要结束的时候——碰到了这个“水藻”。

我的耐性就像一根即将被磨断的绳子。

“你叫什么名字？”温伯恩像是在问什么草本植物似的。

我按捺住脾气没叫他滚蛋。他要么赶紧消失，不然就被太阳晒死。我心里诅咒着，把他想知道的告诉了他。

“唐普兰希·布兰纳。”

“唐普兰希[①]？”他听到这名字乐不可支。

“是的，霍默。”

温伯恩耸了耸肩。“没怎么听过这名字。”

“大家一般叫我唐普。”

“犹他州的那个著名小镇？”

“是在亚利桑那州。”

“你说得对。这古冢里是什么印第安人？”

“可能是西维族的。”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南卡大学一个同事推荐的。”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在看到开发规划后到这儿来勘查时发现的。”

温伯恩停了一会儿，在活页本上记下来。或许他只是在拖时间考虑下一个空洞的问题。远处传来学生们的说话声，夹杂着木桶碰撞的声音。天空中，两只海鸥在一唱一和。

“古冢？”他迷惑地问。照我看，这个人永远也拿不到普利策奖。

---

① Temperance 这个英文单词有“节欲的，温和的”意思。

“在填平墓坑之后，人们会在上面堆一些贝壳和沙子来做标记。”

“把他们挖掘出来有什么意义？”

这下问对了。我要对这个白痴使用采访终结者了：术语。

“对于南方沿海的原住民来说，他们的丧葬风俗是很有名的。而这个发掘很有可能证实或者纠正以往的人种史学的观点。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西维属于库萨波族裔。根据史料记载，库萨波丧葬风俗包括剔去尸体上的肌肉，把尸骨捆扎起来或是装进盒子当中。还有人说他们是先把尸体架空，等肌肉完全被分解后再埋入普通的坟墓中。”

“天哪，这太诡异了。”

“还有比这更诡异的——把血抽出来，灌一些化学保鲜剂比如蜡、香水之类的来保持外表的鲜活，另外还要把棺材密封防止腐烂。”

温伯恩看着我就像我在说梵语似的。“谁会这么干？”

“我们就这么干。”

“那你们找到了些什么呢？”

“骨头。”

“骨头而已？”那个扁虱快爬到了他的脖子上了。要提醒他吗？去他的吧，这人像苍蝇一样讨厌。

于是我开始滔滔不绝地从警方验尸角度讲起。“骨骼可以为我们完整地描绘一个人的概况：性别、年龄、高度、祖先等等。在一些案子中，骨骼还可以告诉我们死者的健康史和死亡原因。”我故意看了下表，接着大谈考古学噱头，“古人的遗骸可以记录已经灭绝的人种的种种信息。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死的，吃的是什么，得过什么样的病——”

温伯恩的目光转向了我的身后。我也回头看过去。

托弗·伯吉斯走了过来，晒得黝黑的身上沾满了挖掘时溅上的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种有机和无机物。他长得又矮又胖，留着络腮胡子，戴一顶镶边的编织帽。这孩子让我想起了大学还没毕业的斯密[1]。

“东三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等了一会儿，可是托弗却没接着讲下去。这并不奇怪，考试的时候，托弗写的短文经常都是一句话了事，旁边再画上图表。

“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引导他接着说。

“骨骼的关节竟然还连着。”

虽然不够清楚，可毕竟是个完整的句子，我很满意了。我举手做了个“往下说”的姿势。

“我们认为那是侵入者。”托弗把身体的重心从一个脚移到另一个脚。这对他来讲够难的了。

“我马上就来。”

托弗点点头，转身回去了。“‘关节还连着’意味着什么呢？”那个扁虱已经爬到了温伯恩的耳朵上了，现在正想着接下来该往哪儿爬呢。

“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讲，关节在尸骨肌肉分解以后再次埋葬时，通常应该是分离的，有时就是一堆一堆的。但偶尔在这样的古冢里也会有一两具完整的骨架还保持着关节相连的状态。”

“怎么会呢？”

“原因很多。或许是这个人是在古冢被封闭之前刚死的。或许这个部落要转移了，没时间等尸体完全分解。”

温伯恩在本子上涂写了有十秒钟，这时扁虱已经爬得不见踪影了。

“‘侵入者’是什么意思？”

---

①童话故事《彼得潘》中的一个大胡子海盗。

“就是说这具尸体是后来放入墓穴中的。你要过去看看吗？”

“这是我的工作。”温伯恩用手帕在额头上擦了一下，就像在舞台上表演话剧一样叹了口气。

我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你领子上有个扁虱。”

温伯恩顿时手舞足蹈起来，相对他的体形而言真是难以想象的敏捷。他对自己的领子又拽又拉，翻起来倒过去，拍拍打打。扁虱显然很习惯了这种拒绝，不慌不忙地飞走了，安全降落在沙地上。

我趁机往回走了，得先绕过一大片海燕麦地。这些海燕麦都一动不动地垂在沉闷的空气中。虽然是五月，水银柱却显示气温达到了九十华氏度。尽管我热爱乡村，但还是庆幸我不用在这儿待到夏天。

我知道温伯恩跟不上，故意走得很快。有点不厚道？就算是吧。时间宝贵，我不想把它浪费在一个愚蠢的记者身上。

我在扁虱这件事上一点也不内疚。

一个学生的内置音箱正在播放一首我没听说过的乐队的乐曲。即使他们告诉我了乐队名字我也记不住。说起来今天他们选的曲子比他们常听的什么重金属摇滚已经好多了，可我还是宁愿听听海鸥的叫声，或是海浪声。

在等温伯恩的时候，我扫视了一下发掘现场。我们已经挖了两条沟，又把它们给填了。第一条沟里除了沙土什么也没有。第二条里发现了一些人骨，证实了贾佛的最初猜想。

还有另外三条沟正在挖着。每一条沟上都有学生正在用泥铲挖土，再用提桶拖走，然后倒在一个用木架支起来的网筛上过滤。

托弗正在最东边的壕沟边上照相。他的其他队员都盘着腿坐在那儿，目光聚集在一处。温伯恩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过来，一边擦着额

头上的汗，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

“天真热。”我说。

温伯恩点点头，脸色红得像覆盆子果子露。

“你还好吧？”

“红光满面。”

我正要向托弗走过去。温伯恩的一句话让我停下来了。“我们又多了个客人。”

一回头，我看见一个穿着粉红色球衣、咔叽布裤的家伙正穿过而不是绕过沙丘大步赶过来。这人个头很小，身形像个小孩，头上却白发如霜。我马上认出来这人是人称“小鬼”的企业家、开发商、八面玲珑的小人理查德·L. 杜普利。

杜普利后面还跟着一条长耳矮脚的狗，舌头和肚皮从几乎离不开地面的那种。

先是一个温伯恩，现在又来了个杜普利。看来有好戏看了。

杜普利都没正眼瞧一下温伯恩，带着那种塔利班毛拉[①]的绝对自以为是直接就冲我来了。小狗落在后面，从嘴里吐出一团海燕麦。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个人安全距离吧？就是那种把自己和别人隔开的无形毯子。对我来说，这个距离至少要十八英寸。

这个距离要是被人打破了，我可不会客气。

有些陌生人会靠得更近一些是因为视力或听力的问题。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小鬼”杜普利哪条也不占，他就是觉得靠近能增强他的表达力。

直到我们面对面了这家伙才站住，抱着双臂斜视着我。

---

①伊斯兰教职称谓。今为由清真寺经堂大学或经学院“穿衣”毕业，具有较高宗教学识的宗教人员的通称。

“你们明天就该完事了吧？！”命令而不是询问的口气。

“对。”我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呢？”杜普利的脸有点像鸟，粉红色半透明的皮肤下面骨架棱角分明。

“下星期我会向州考古管理处递交一份初级报告。”

那小狗开始乱跑，绕着我的腿吸鼻子。它看上去有八十岁了。

“上校，对女士不许这么无理。”杜普利说完转向我，“上校很快就会习惯你的。请原谅它的粗鲁。”

我只好抓了抓上校那脏兮兮的长耳朵表示友好。

“可惜只发现了几具印第安人的尸骨。让你们失望了吧？”杜普利堆起了他自认为的“南方绅士”式的笑容。他可能在对镜子剪鼻毛的时候专门练过这个。

“还是有人看重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的。”我说。

“可也不能让这些东西阻挡文明的进步，不是吗？”

我不理他。

“你了解我的立场吗，小姐？”

“是的，我了解。”

该死的杜普利的立场。他的眼里只有钱，只要不被抓住，他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搞钱。他破坏了雨林、湿地、海岸、沙丘，还有英国人来这儿之前就有的本地文化。哪怕是月神阿尔忒弥斯的神庙，只要是出现在他认为可以建公寓大楼的地方，小鬼杜普利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炸掉。

在我们身后，温伯恩安静地待着。我知道他在竖着耳朵听。

“那么这份报告会怎么说呢？”他满脸堆笑。

“说这片土地之下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一片坟场。”

杜普利的笑容慢慢消失了，然后僵在那儿。上校或许是烦了，或许也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抛弃我跑向温伯恩。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你我都很了解哥伦布市的那些人。这样的报告会让我的工地关闭一阵子，而这样的耽搁会让我损失很多钱。”

“一个考古点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我不会允许你左右我的发现，杜普利先生。”

杜普利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冷冷地看着我。

“这事我们还得走着瞧。”这隐藏的威胁倒是被他那软软的南方乡音软化了不少。

“好的，先生，我们会的。”

杜普利从衣袋理掏出一包酷牌香烟，然后把手握成杯状点火。他扔掉火柴后，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开始向沙丘往回走。上校摇摇晃晃地跟在他脚边。

“杜普利先生。”我在后面叫他。

杜普利停了下来，却没回头。

“踩沙丘也是对环境不负责任的表现。”

杜普利挥了挥手，继续朝前走去。我胸口生起一阵阵怒气。

“小鬼不是你们选出的年度风云人物吗？”

我转过身。温伯恩正在剥一块口香糖。我看着他把口香糖放进嘴里，然后死盯着他，看他敢不敢像杜普利扔火柴一样扔了那张包装纸。

他后来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敢扔。

我没说话，向后转，走到了东三区。温伯恩踢踢踏踏地跟在后面。

等我加入的时候，学生们都不说话了，一起看着我跳进了壕沟。托弗给了我一把铲子。我蹲下来，一股新鲜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还有别的气味，是一种甜甜的恶臭。虽然很淡很淡，可绝对有。

这不应该啊。

我的心情有点紧张。

我趴在地上，仔细检查托弗所说的奇怪之处。那是一段埋在渠沟西壁里的脊椎骨。学生们在我头顶上七嘴八舌地陈述着自己的见解。

“我们正清理四壁，你瞧，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照几张地层的照片。”

“然后就发现了一些颜色不同的沙土。”

托弗简单地补充了一个细节。

我没仔细听，埋头忙着铲土，在西沟墙壁上慢慢显出了一个新的尸骨轮廓。每刷一下，就有新的发现。

三十分钟后，一个脊椎和盆骨显现出来了。我坐了下来，慢慢感到一丝恐惧。

这些骨头还有肌肉和韧带连着。

我盯着看时，第一只苍蝇飞过来了，墨绿的身体在阳光下泛着荧光。

上帝啊。

我慢慢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土。我得打个电话。这下小鬼杜普利除了印第安人之外还有更多的麻烦要应付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